



五

行星的改造

中国科学出版社

2740

伊 林 選 集
第**五**冊 第二分冊

行 星 的 改 造

伊 林 著
王 汶 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頁數 446

行星的改造

著 者 蘇聯 伊 林

譯 者 王 汶

青年・團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區錢莊胡同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公 益 印 刷 廠

字數 46,000

印數 1—25,000

一九五四年三月

一九五四年三月

定價 2·

內 容 提 要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大多數人都在挨餓。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科學家硬說地球養活不了所有的人，說只有減少人口才能够免除飢餓。但是在社會主義的蘇聯，人們都爲了出生率增加、死亡率減少而高興。因爲把管理自己國家的權利拿到手裏的人們知道，地球上的財富是無窮無盡的，只要人們會去利用它。本書一開頭就替我們講明白這些道理，進一步替我們描繪出一幅遠景：在人民擺脫了資本主義以後，他們會怎樣按照計劃去改造自己的行星，他們明天會有一個多麼美好的生活。這不是作者憑空猜測，他是根據蘇聯的今天情況，合乎科學地作出正確的預言。對於這個美好的未來的希望，正越來越光明地照耀着人類的道路，鼓舞着人們前進，——向共產主義前進。

М. ИЛЬИН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ЛАНЕТЫ

ССС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1

出版者說明

本書是伊林著的‘行星的改造’（1951年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分。‘行星的改造’全書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和自然’，第二部分是‘征服大自然’，第三部分是‘行星的改造’，最後還有一個結語。現在全書已由王汶同志譯出，我們把它分做三冊出版。並依照原著者的意思，把‘征服大自然’和‘行星的改造’（包括‘結語’）作為伊林選集第五冊的兩個分冊，把‘人和自然’作為選集的第六冊。

‘行星的改造’和‘結語’這兩部分最早用‘地球和人’和‘理性的時代’的題目發表在1950年莫斯科出版的‘新時代’周刊上，青年出版社出版過陳延熙等的譯本，書名叫‘理性的時代’，開明書店出版過潘際桐等的譯本，書名叫‘大地和人’。現在這個新本的內容比舊本多三分之一左右。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

從莫斯科到中國

伊林選集代序

在我的工作室的書架上，擺着一些象形字的書籍。我不認識這些象形字，我也不懂這些書的語文。可是，我却愛翻閱這些書。我高興：在中國，在我和我的所有同胞都極敬愛的那個偉大的國家裏，人們閱讀着我為蘇聯兒童們所寫的書。

在我所著作的書裏，敘述着各種各樣的東西：敘述着鐘錶和瓷茶杯，敘述着電燈和顯微鏡，敘述着古代的抄本和印刷機，敘述着原始時代獵人的工具和極複雜的現代機器。

我無論寫什麼東西，所描述的英雄們，永遠是勞動的人——那種靠自己的創造性的思想和巧妙的雙手，創造了鐘錶，創造了瓷器，創造了紙，創造了書，創造了顯微鏡，創造了機器的人。

勞動使人們永遠互相聯結着：沒有一件東西是只由一個人創造的。東西的流傳，是從這一工匠到另一工匠，從這一代到另一代，從這一民族到另一民族。所以，某一些人所創始的，是由另一些人來繼續着的。

可是，在以前的時期，共同勞動就從來沒有過像我們這個

時代那樣地使各民族相聯結着。難道說，現在在伏爾加河建設水電站的蘇聯人民和在淮河建設堤壩的他的中國同志所作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嗎？

他們有一個目的：改造和美化大地，爲了使人們在它的上面能很好地生活着。蘇聯的和中國的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每一個學者，每一個學生，都同樣地了解這個目的。

我的中國讀者和我說着不同的語言。而俄羅斯文字和中國文字也不相同。但我們彼此却是互相了解的，因爲我們具有一個共同的信仰——信仰偉大的勞動力量。

我們知道：在人民成了自己的土地的主人，自己的山嶺和平原的主人，自己的江河和湖沼的主人，自己的礦物和礦藏的主人的那些地方，一切自然力都屬於人民，並馴服地執行着人民的意志。當我寫書的時候，從來沒有離開過這種思想。所以我認爲：正是這種原因，給我的書籍開闢了從莫斯科到中國的道路。

伊 林

目 次

地球能夠養活多少人.....	1
‘過剩的嘴’和‘過剩的食物’.....	9
地球上的財富是無窮盡的.....	12
行星的未來的改造.....	15
生活還是死亡.....	26
解放了的勞動.....	31
明天.....	42
結語.....	55

地球能夠養活多少人

地球上住着二十二萬萬人。裏面至少有十五萬萬不能夠每天吃飽。

在亞洲，在拉丁美洲，在非洲，有些地方飢餓從來也不離開。‘飢餓的’這個形容詞經常跟‘印度人’這個名詞連在一起。在孟加拉，有過那樣的荒年，飢餓帶走了三分之一的居民。用一位美國記者的話來說，海地的豪華的飯店是極度貧困的海洋裏的幸福的小島。

想要看見挨餓的人，美國記者其實用不着到海地去。他在自己家裏也看得見的。美國維爾蒙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愛肯估計，有一千萬美國人沒有力量給自己的家庭購買充分的食物。

演講、論文和書籍都在談論着‘世界的飢餓’。

科學家、作家、社會活動家都在討論着這樣的問題：人類究竟能不能夠免除飢餓，要免除飢餓應該怎麼辦。

得到的結論往往是十分奇怪的。有些英美科學家把早已埋葬了的馬爾薩斯的科學觀點從墳墓裏拖了出來，硬說地球

{ 1 }

養活不了住在它上面的全部的人，所以應該減少地球上的人口。

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法蘭克·皮爾遜和弗洛依德·哈柏爾在他們合著的‘世界的飢餓’一書裏計算了一下，應該把人口減少多少。

據他們看來，我們這個行星上的人口的‘最樂觀的’數字是九萬萬人。

有的人認為連這個數字也太大了，他們把它減低到七萬五千萬甚至減低到五萬萬。但是所有這些‘好心腸的人’都一致認為，在我們這個行星上，現在至少有十萬萬張‘過剩的嘴’。

英國生物學家求利安·赫胥黎，1950年三月在倫敦的糧食會議上說，許多國家都應該想法減少人口。

赫胥黎警告大家：這是一個拖延不得的問題，因為每過三秒鐘，地球上就增加兩個人。

在我們蘇聯，出生率增加和死亡率減少，大家都感到高興。孩子多的母親在我們這裏受到特別的尊敬——政府授給她們勳章和獎章。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却有人在提出‘減少地球上人口的計劃’。

皮爾遜和哈柏爾很惋惜地指出，‘草擬國際規模的計劃的那些人裏面，竟連這種計劃的草案都還沒有一個人擬定出來……在沒有想出滿意的、行得通的、可以代替戰爭、瘟疫和飢饉來減少人口的方法以前，我們不可能避免戰爭，也不可能擺脫貧困。’



總之，或者是戰爭，或者是某一種‘戰爭的代用品’——這便是他們給全世界的人開的治飢餓的藥方。

每一個人都明白，什麼是皮革的代用品，咖啡的代用品，橡皮的代用品。可是‘戰爭的代用品’是什麼東西呢？

美國人威廉·福格特在他著的‘生存之路’一書裏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在‘危險的醫生’一章裏說道：‘現代的醫學家們還把自己的道德觀建立在一位無知的醫生的靠不住的主張上面，那位醫生生在兩千多年以前，從現在的觀點看來是無知的，現代的醫學家們却繼續相信他的話，以為他們的責任是治病救人，活的人越多越好……由於醫藥的服務和衛生條件的改善，使得千百萬人在越來越貧困的境況裏多活許多年，對於這件事情他們應該負責任。’

原來發生飢饉是醫生們的過失：假使他們不給窮人治病，‘過剩的嘴’就會少一些。

我們從小就知道，不可以喝髒水，可是福格特的觀點跟我們不一樣。按照他的意見，實行了‘衛生革命’、禁止人們喝有霍亂或者傷寒病菌的生水以後，醫生是對人類犯了罪。‘衛生革命’，特別是把生水煮開，引起了‘人口膨脹’：地球上的人口在一百年裏增加了一倍。

霍亂早已被許多國家驅逐出境了。但是竟有人還要請它回去。

不過，福格特想望霍亂並不是為他自己，也不是為他的本國人。可是像亞洲或者歐洲這樣‘人口過剩’的大陸上，為什麼不該讓霍亂去活動一番呢！

在他自己家裏，他寧願用另外一種方法來免除飢餓。比方說，可以答應‘付一筆數目不大，但是適當的款子給那些經常窮困的人，如果他們同意做一個很簡單的消除生殖機能的手術……’，‘從社會的觀點看來，’福格特說道，‘對於一個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不完善的窮人，與其把承繼他的貧困和缺點的大批子孫也養活起來，還不如付給他五十—一百元了事。’

戈培爾一定會同意這種話的。你知道法西斯就曾經認為，消除‘不完善的人’的生殖機能是解決‘人口過剩’的好方法。

在紐倫堡的法庭上審判和懲治了法西斯的頭子們，但是法西斯主義產生出來的東西却遺留了下來。而且它又發生了作用。

當你看福格特的那本書的時候，可以清清楚楚地想像出來：一個吃得腦滿腸肥的、穿得很講究的紳士，在窮人的小破房子旁邊走過，用手杖指着半裸的小孩子，憤慨地說道：

‘生了這麼些孩子，現在却抱怨生活不好！難道要飯的花子有權利成家生孩子嗎！’

這種醜惡的沒有人情味兒的話，竟冒充做科學的結論，像法西斯那裏一樣，披上了假科學的‘理論’的外衣！

根據這個‘理論’，有幾萬萬人應該喪失他們做父母的權利，因為地球養活不了所有的人。

讓我們用手頭的數字來檢查一下，地球上是不是真的這樣擁擠。

據說，我們的行星上要大家都能夠吃飽，每個人要有一公

頃耕地。而事實上，每個人只合到 0.4 公頃。

但是在地球上還有足夠的沒有開墾的土地啊。

現在，種作物的面積只佔全部陸地的百分之十。在這百分之十裏面，只有百分之四——不到一半——種着穀物。可是單單計算土壤適宜、氣候良好的地方，陸地上就有百分之三十的面積適宜耕種。

這便是說，可以把耕地擴大到三倍。那時候每個人就不是平均得到 0.4 公頃，而是 1.2 公頃了。那樣，不但地球上的人都可以吃得飽飽的，而且還可以讓地球上的人口再增加百分之二十。

而這還是假定收穫量跟以前一樣計算出來的。全世界平均的收穫量不超過每公頃 10 公担。

但是我們蘇聯的集體農莊莊員們實行了草田輪作制以後，已經能夠從每公頃田地收穫 25 公担甚至 35 公担。

比方說，卡門斯克-德涅泊區的沃洛希洛夫集體農莊，在 1949 年裏，在 83 公頃的田地上，每公頃都打了 35 公担糧食。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葉米利雅諾夫區的‘烏克蘭人’集體農莊，在 59 公頃的田地上，每公頃打了 37 公担糧食。

這便是說，不是在科學站的實驗田裏，而是在普通的集體農莊的田裏，可以得到的收穫便有我們計算所根據的幾乎四倍那麼多。

讓我們來假定，全世界的平均收穫量只增加到兩倍半，耕地的面積只擴大到三倍。就是這樣，我們的行星也不會是像

皮爾遜和哈柏爾所說的那樣只能夠讓 9 萬萬人，而是能夠讓 66 萬萬人都吃飽。

這便是說，就在現在，不需要有什麼科學上的新發現，即使地球上的人口增加到三倍，人們也可以把飢餓從地球上趕走的。

但是這還不是限度。在我們的行星上，沙漠、苔原和熱帶森林地區都白白地荒廢着。當然，開墾這些地方是比開墾適宜耕種的土地困難些。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把它們開墾起來的。

在我們蘇聯，我們已經向中央亞細亞的沙漠成功地展開了進攻。農業正勝利地向北方和北極圈推進着。

這一個榜樣，世界上別的國家的人民都可以仿效。

英國政府曾經撥款 2500 萬英鎊，在澳洲的沙漠地區裏建設砲兵射擊場。

假使把這筆錢用來鑿自流井和灌溉土地的話，沙漠就可以供給人麵包和羊毛了。

在熱帶，原來可以替全世界造一個很大的露天溫室，在那裏栽培香蕉和別種果木。但是亞馬遜河一帶的熱帶森林，差不多跟撒哈拉沙漠一樣沒有人煙。

現代的馬爾薩斯的信徒們，關於地球上‘人口過剩’的話講得很多。假使他們不怕麻煩肯去看看地圖的話，他們就會看見，在南美洲，在非洲，在澳洲，人們只開墾了陸地的邊緣。在巴西，耕地的面積只等於全部土地的百分之 1.6。在澳洲，只耕種了百分之 1.7 的土地。

就是像亞洲或者歐洲這樣的大陸，人口的密度也還可以再增加好幾倍。

法西斯曾經宣佈德國人是‘缺少生存空間的人民’。每個德國人從小就被教導說，在爭取‘生存空間’的鬥爭裏，他不應該吝惜別人的血，也不應該吝惜自己的血。然而實際上，德國能夠養活的人比現在住在德國的人多得多。

你知道科學已經告訴我們，土壤肥力是真正能夠無限增加的。植物得到的水分和養料越多，它把日光的能量轉變成穀粒或者果實的化學能的工作便做得越好。在這裏，只有植物本身的本性才會限制它。但是這種限制也只是表面上的：你知道植物的本性也是可以改良的啊。

這一切，都已經由科學證實了，由俄羅斯的科學家——季米里亞捷夫、米丘林、威廉斯、李森科——的工作證實了。

地球是宇宙能量的接收器。假使不斷地擴大耕地的範圍，並且提高每一公頃田地的收穫量，我們便可以叫這個接收器用更高得多的效率來工作。

福格特和別的新馬爾薩斯論者硬說，我們沒有法子再提高土地的生產率，因為大自然本身就反抗這件事，爲了證明他們的話，他們講人們怎樣在美國砍掉了森林，耗損了地力，最後，把適宜耕種的土地變成了不適宜耕種的，讓水和風把全國土壤表層的三分之一都帶到海洋裏去了。

但是他們從這些不容爭辯的事實做出了完全荒謬的結論。

福格特指出下面幾個破壞美國土地的罪人：第一個罪人

是砍掉森林的斧頭；第二個罪人是耕翻土壤的犁。福格特把穀類作物叫做腐蝕土地的‘梅毒’。他特別喜歡這個譬喻。他曾經不止一次地重覆這個譬喻。

福格特不去責備濫行破壞土壤的資本主義制度，却把過失推在沒有生命的東西上面。可是即使小孩子也知道，如果你滑跌了一交，打地板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沙漠在進攻耕地！美國注定要變成一個新的阿特蘭蒂斯^①：它的土地在向海底沉去。’有一些美國人這樣任說，他們的同國人把他們喚做‘預言末日的先知’。

但是幸而他們是些假的先知。不是沙漠進攻人，而是人進攻沙漠——在我們這裏，不是爲了少數人發財、而是爲了全體人民的福利、按照合乎科學的計劃在進行工作的地方，就是這個樣子的。

大自然的確在反抗着。但是人們勞動的目的就是爲了要克服這種反抗。

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勞動永久停止了土壤被水沖走和被風刮走的現象。

參加我們實現改造大自然的斯大林計劃的工作的每一個人人都知道這件事。各人民民主國家也已經把我們當做榜樣在跟着做了。

不過在利潤的法則控制着一切的地方，粗暴地對待土地却的確使土地開始拒絕供給麵包了。

① 這是傳說裏已經陸沉了的一個洲的名字。——譯者註

‘過剩的嘴’和‘過剩的食物’

現在，有兩個問題使美國的許多社會活動家感到不安：就是‘過剩的嘴’的問題和‘過剩的食物’的問題。

好像，這是‘兩種互相抵觸的東西’。這兩種東西只能夠有一種：世界上或者是有‘過剩的嘴’而食物不夠，或者是剛剛相反——食物太多了，吃的人不夠。

可是健全의思想和資本主義制度早已經背道而馳了。在美國常常有這種事情，兩個互相抵觸的問題相安無事地住在同一個頭腦裏。

1950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國農業部長勃勒南說道：‘我們的肉類、乳品和蛋類的消費量在減少，而同時我們的剩餘量在增加。’

資本主義的‘邏輯’就是這樣的！

美國政府不把這些剩餘食物給挨餓的人們吃，而把它囤起來，讓它在倉庫裏爛掉。小麥還可以保藏得久一些，而牛油、蛋粉、奶粉是很快就要變質的。

然而這並不叫美國政府特別着急。有許多次它就乾脆把儲藏着的食物毀掉。就像倫敦的‘經濟學家’雜誌在1950年二月十八日出版的那一期裏報導的那樣，美國農業部在這個月裏忙着把2500-4000萬萬蒲式耳^①的馬鈴薯染成藍顏色。農業部爲什麼要做這種‘藝術工作’呢？難道馬鈴薯的天然樣子

① 蒲式耳也譯做巒，美國一蒲式耳合我國3.5233斗。——譯者註